

世间万象

时光在鼓楼上跳舞

罗依衣

沿着一条被野草半掩着的小径慢慢地走，青石板路不知经历了多少春秋，被行人的步履与岁月的雨水磨得温润，缝隙里却倔强地探出茸茸的青苔，踩上去，是软软的，寂寂的。两旁的树木葱葱郁郁地将天光筛得细碎，洒在脸上，斑斑驳驳。

正走着，眼前豁然一亮，那寨子便毫无预兆地撞入眼帘。它静静地卧在山坳里，安详得教人不忍高声。禾晾架上挂着些些枯黄的稻束，一束束地垂着头，挂在巨大的木架上，仿佛是大地写就的、一行行金色的、沉默的诗。风过时，带来谷物与泥土混合的、朴素的芬芳。这气息，比任何画室里的松节油与颜料的味，都更来得厚重，来得踏实。

我的脚步，便不由自主地被那些苍黑色的影子牵引了过去。那是一座鼓楼，寨子的心脏。远望时，只觉得它层层叠叠的檐角，如一朵开得极繁复又极沉静的墨色花朵，又像一株向着苍穹不断生长

的、巨大的杉树。走得近了，才愈发感到一种无言的威压。它全由杉木榫卯而成，竟不见一钉一铁。那些梁、枋、柱、椽，纵横交错，织成一张繁复而有序的网，将一片广袤的天空，规规矩矩地裁剪了，收纳在它森然的轮廓里。

我立在楼下，仰着头，看得久了，颈项固然是酸的，心里却涌起一种奇异的感动。我的专业，是终日与线条、色彩、构图打交道，自以为懂得何为结构，何为形式的美。然而此刻，面对这庞然的、纯粹的木质结构，我才觉出自己那些知识的浅薄。这里的每一根木材，都未曾被刨削得光滑如镜，它们保留着自然的纹理与些许的虬曲，可就是这些“不完美”的个体，却通过一种世代相传的、近乎神授的智慧，严丝合缝地嵌合成一个如此雄伟而和谐的整体。这哪里是建筑？这分明是一首立体的、无声的、关于“秩序”与“共生”的史诗。那位无名的“墨师”，所有的法则与玄机，想必都藏在他那双被山风

磨得粗糙的手掌里，藏在他那颗与山林共呼吸的心里了吧。

从鼓楼的阴影里踱出来，信步走向一旁的吊脚楼。这些楼阁便显得亲切多了。它们依着山势，错落落地散着，像一群扯着母亲衣角的孩子。楼下的空间，往往悬空，或圈着几只安分的鸡，或堆着些农具。而人的生活，则在楼上。我特别喜欢看那些窗棂与栏杆上的雕花。或许是年深日久，风雨的侵蚀，那些花纹的棱角已变得圆融，模糊了，不似故宫皇家庭院里的雕梁画栋那般，总带着拒人千里的金碧辉煌。此处的雕刻，是朴拙的，是内敛的，花纹多是云纹、花草，或是寓意吉祥的鸟兽，线条算不得精巧，却有一股子活泼的生气。它们不是装饰，倒是将这木屋在漫长的生长中，自然开出的花，结出的果。

阳光斜斜地照过来，给这些苍老的木头镀上了一层暖暖的、蜂蜜样的色泽。我倚着一根廊柱，望着不远处一位坐在

自家门槛上抽着旱烟的老人。他的脸，皱得如同风干的核桃，眼神却是浑浊而平静的。他望着我，也望着这寨子，仿佛他自身，也成了这古建筑的一部分，一块会呼吸的、温热的木头。

归途中，暮色四起，群山如黛，那座寨子又渐渐沉入它那永恒的静谧里去了。我忽然想起唐人陈子昂的句子来：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。”

此刻的心境，竟有几分暗合。我之所见，不过是古人智慧的余晖，一抹辉煌的背影。那些真正创造这奇迹的“古人”，我自是见不到了；而这份与天地共呼吸的建造智慧，在滔滔的“后来”里，又能传承下几分呢？念天地之悠悠，倒也不必怆然涕下，只是心里头，仿佛被这山间的晚风，吹得满满当当，又吹得空空落落。我带走的，是相机里几张照片，是画簿上几笔潦草的线条；而我带不走的，是那整个下午的、沉甸甸的、古木般的寂寥。



雪岭镜湖映林居

贾文江 摄

生活感悟

人生的镜鉴

张岩

梳妆台上的铜镜，照见容颜的枯荣，生活中的种种境遇，恰似人生的镜鉴，在对照中让我们看清自己，在反思中助我们完善自我，藏着知世懂己的人生智慧。

镜鉴是他人的言行，照见自身的不足。就像以铜为镜可正衣冠，以他人之镜能明得失。共事时，有人面对分歧总能平和沟通，反观自己动辄急躁争执，便知包容之可贵。生活中，有人身处困境仍乐观豁达，对比自己稍遇挫折便怨天尤人，方晓坚韧之重要。交往中，有人对陌生人都心怀善意，反观自己常因琐事斤斤计较，才懂温柔之力量。他人的言行从不是评判的标尺，而是对照的镜鉴。懂得从他人身上看见自己的短板，不嫉妒、不苛责，而是虚心修正，才能在不断校准中完善自我，让人格愈发温润。

镜鉴是过往的经历，照亮前行的方向。人生的每一段经历，都是一面回潮的镜鉴，藏着前行的密码。那些顺利达成的目标，镜鉴中映出的是坚持与方法，提醒我们复制经验、保持节奏；那些未能如愿的尝试，镜鉴中显露出的是疏漏与不足，指引我们补齐短板、调整策略；那些刻骨铭心的遗憾，镜鉴中照见的是执念与轻率，告诫我们学会取舍、保持清醒。有人沉迷过往的辉煌而停滞不前，有人

“云端”的故乡

朱明坤

手机一震，侄女发来张照片。说老家下雪了。

我正坐在城市的格子间里，窗外是灰蒙蒙的天。点开照片，指尖在屏幕上划了划，放大。老屋的屋顶盖了层薄雪，像撒了层盐。院里的柿子树枝条低垂，挂着零星雪沫。我盯着看了许久，恍惚间想从这照片里，嗅到老家冬天那股冷冽又干净的味道。邻家飘来的炊烟味，路上牛粪混杂青草的气息，这些记忆里的味道，此刻只能靠想象拼凑。

老家，如今就住在我的手机里。这个铁盒子，装下了我全部的乡愁。家族群从清早就开始热闹。二婶晒她新腌的腊肉，红白相间，挂老屋檐下。堂弟拍了段视频，晨雾里的田埂若隐若现，他的脚步声咯吱咯吱。我隔着屏幕，看

故乡的四季更迭。春天看油菜花黄，夏天看荷塘涨水，秋天看稻子弯腰。这些画面如此真切，又像始终隔了层毛玻璃。

周末无事时，我会打开街景地图。像个偷窥者，顺着那条熟悉的土路慢慢“走”。村口的小卖部招牌换了，王叔家的楼房又加高一层。路上有几个模糊的人影，我总是仔细辨认是不是旧相识。路还是那条路，可我知道，我再也走不进去了。手指划过的，只是一串冰冷的数据。古人说“望梅止渴”，我这是“望屏思乡”，个中滋味，怕是相去不远。

最怕群里突然安静，接着弹出讣告。哪位长辈走了。我看着一串串“节哀”的留言，不知该说什么。千里之外，我只能转个红包，附上三个字：“请保重。”喜事也一样。表侄女出嫁，群里红包飞舞，新

娘笑脸如花。我在深夜翻看所有照片，把她的婚纱照和记忆中流鼻涕的模样重叠。我参与了，又像完全缺席。这种连接，甜蜜又心酸。

父亲学会了视频通话。每次接通，他总把脸凑得很近，问我吃饭没有。镜头晃动，我能看见他身后的家具，还是老样子。那只黄猫偶尔从镜头前溜达过去。我们说着话，信号时好时坏，他的脸卡在那里，笑容凝固成一个色块。挂了视频，房间里格外安静。

前些日子，老同学发来他在老家河边钓鱼的照片。水还是那么清，山还是那么绿。我看了好久，想起我们光屁股在河里摸鱼的夏天。我回他：“真羡慕。”他答：“回来呀，带你钓鱼。”我盯着这行字，苦笑。我知道，我回不去了。不是没时间，不

是买不起车票，是那个能光屁股下河的少年，早已留在了昨天。

故乡，成了一个可以随时点开，却永远无法完全加载的文件夹。里面的每一个视频，每一张照片，都是一块记忆的碎片。我试图把它们拼凑完整，却总差那么几块，差一场雨中漫步，差一次田间劳作，差一桌团圆饭的腾腾热气。

夜深了，我又点开侄女发的那张雪景。老屋静默，雪花无声。这雪，也落在了我记忆里的每一个角落：落在儿时堆雪人的院子，落在上学走过的田埂，落在父亲扫雪时弯下的背上。我关掉手机，屏幕黑了，映出自己不再年轻的脸。

窗外，城市的灯火彻夜不眠。我身在此处，灵魂却永远有一部分，在“云端”的故乡里徘徊。那里，雪正下着。

心香一瓣

拾色初冬 邂逅温暖与希望

陈琦

岁月的指针悄然滑向初冬，仿佛被一支神奇的画笔轻轻点染，季节褪却了夏秋的热烈与喧嚣，变得宁静而深沉。

阳光带着一种绵柔的暖性，宛如母亲的手，轻轻抚摸着大地。古城孔庙院里两棵硕大的银杏树，原先蔽日茂密的枝叶，渐渐稀疏。阳光透过，洒下斑驳的光影，地面那层厚厚的银杏叶被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。“一生追求，三生有幸。”引得有心人为有情人设置了爱的氛围，浪漫而梦幻。

初冬，带来丝丝寒意。大自然色彩的浓烈并未淡化。春的积蓄，夏的绽放，秋的持续，依然留下深深的印记。层林尽染，色彩斑斓。红的像火，黄的似金，绿的如玉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。一片片飘落的树叶，恰似一只只翩翩起舞的蝴蝶，悠悠然，在空中划出优美的弧线……

风，在初冬成为主角。乍然而起，带着丝丝凉意，穿梭于大街小巷，掠过田野山林。偶或，它会变得格外犀利，如一把把利刃，让人不由自主想裹紧身上的衣服。这凉意，并非全然的寒冷，它更像是一种提醒，提醒着人们做好准备，迎接凛冽寒冬。

蓝天如洗，没有丝毫杂质；白云如雪，轻盈而飘逸。淮河两岸，是初冬景色的绝佳观赏地。汩汩流淌的母亲河，孕育无数生命，见证沧桑变迁。农民在

田间冬播小麦、油菜；专注庄重的神情里，蕴含对来年五谷丰登的期盼。河水清澈，在阳光照耀下闪着点点银光，仿佛是在为人们心中的期许鼓掌加油。

远处的山林披着霞光。薄雾里，各种颜色浓墨重彩，争奇斗艳，与淡然幽静的淮水遥相辉映，宛如一幅广阔而悠长的水墨画卷。

在初冬的时光里，我们不妨放慢脚步，踏着落叶去感受一份宁静与美好。或者，在一个温暖的午后，倚窗而坐，端茶品茗，翻开书页，让思绪在文字间穿梭驰骋。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，漫步在郊外的小路上，感受大自然的馈赠，聆听大自然的呼吸，不经意间，拾起一片落叶，采摘一抹色彩，装进心里，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……

初冬虽是一个过渡的季节，却让人静思，充满诗意和哲理。它让我们在寒冷中感受到温暖，在寂寥中感受到生命的力量，在宁静的时光里积淀前行的力量，怀揣着希望和梦想，昂首阔步走进严冬，去迎接那一缕明媚春光的到来。因为，每一个冬天的尽头，都是春天的开始。

其实，春夏秋冬，四季变换，时光流转，跌宕起伏的不仅仅是冷暖迁移，也演绎着人生的厚重和生命精彩。人们带着这份执念，勇敢地面对生活的挑战，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。

岁月留痕

我的叔叔婶婶

朱正巧

7月4日凌晨两点，在徐州出差的我接到婶婶的电话，她哽咽道：“你叔突犯脑出血，紧急送到淮南市人民医院，医生说是脑干出血，怕是过不了今晚，除非有奇迹……”那一刻，我的心骤然揪紧，焦灼与担忧瞬间漫遍全身。

万幸，叔叔的手术竟真的创造了奇迹——他从鬼门关硬生生闯了回来。7月6日上午，我匆匆从徐州赶回淮南，直奔医院。推开病房门，叔叔仍未完全苏醒，双眼紧闭，婶婶和两位堂弟守在床边，目光紧紧锁在他身上，那眼神里满是化不开的牵挂与盼他醒来的急切。

两位堂弟忙前忙后，联系医生、陪同检查、取药，把诸事安排得周到妥帖。但最琐碎的照料，落在婶婶肩上。叔叔大小便偶尔会弄脏床垫，婶婶从无怨言，第一时间换好干净垫子，再把脏的拿去清洗晾晒，动作麻利又轻柔，生怕惊扰到他。喂饭时，她将食物碾成细腻糊状，一小勺一小勺慢慢喂，不时用纸巾拭去他嘴角残渣。洗脸、擦身、泡脚……从未有过一丝懈怠。她还会对着半清醒的叔叔絮语，为他鼓劲加油，读报纸上新闻，讲孙儿童言，赞窗外栀子花开得正好。

在婶婶的精心照料下，叔叔始终平静坚强，病情好转得快得惊人——不过半个月时间，他就能在家人的搀扶下，慢慢下床活动了。7月29日晚，我和爱人再去医院看望，才三天未见，叔叔已不需要婶婶搀扶，可扶着助步器在病房过道里来回走上百十米。医生说，照这个恢复速度，再过一周，就能出院回家休养了。

闲聊时，我仔细打量着叔叔婶婶，叔叔气色红润，脸颊竟比从前圆润；身形的婶婶，眼角的细纹更深了些，身形

也瘦了一圈，可她的眼睛依然明亮，尤其看向叔叔时，满是柔光。

想起叔叔婶婶这一辈子，我心里就泛起一阵暖意。结婚几十年，两人始终相敬如宾。平时赶集、种庄稼、走亲访友，两人总形影不离，哪怕再难的事，也总是互相体谅，很少红过脸、吵过架。这份藏在平淡日子里的相守，恰似“共挽鹿车”的温情，虽没有轰轰烈烈，却早已刻进了彼此的岁月里。我打趣道：“您二老这恩爱劲儿，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！”叔叔闻言不好意思地挠头笑，婶婶红了脸，低头时眼里却闪着亮晶晶的光。

近两年家族多舛，二伯与小叔先后离世，二堂哥又患重病需定期化疗。这些事像重锤，砸得全家人都喘不过气，也让我真切体会到，生老病死竟如此之近。上次探病，我紧紧握着叔叔的手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这个家不能没有你，我们都需要你。”如今亲眼看着他战胜病魔，一点点恢复精神，这份失而复得的喜悦与安心，比任何东西都珍贵。

深夜回家，我却毫无睡意。人到中年，日子总被琐事填满；工作压力如密网，从晨钟缠至夜灯，沉甸甸地压在心头；孩子是紧绷的弦，考试波动、成长困惑都牵动神经；更牵挂逐渐年迈的父母，鬓角染霜，背影佝偻，手机骤然响心头一紧，怕接到坏消息。常常对着镜子感慨“时间都去哪了”，还未细品青春，便已步入中年，正如晏殊所言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，连“似曾相识”的慰藉都难得。

但叔叔婶婶的相守，是我亲历的温暖。这世界纵有坎坷意外，却从不会让人绝望——恰似寒冬风雪中，总有梅花傲然绽放，用一抹亮色，照亮我们前行的路。



古朴海子

左先法 摄